



所謂學佛，
就是向佛學習。
佛，是慈悲的體現者，
學佛如果沒有慈悲心，
如何與佛法相應？

星雲大師／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

人間福報

The Merit Times
CA

佛光山西來寺 Hsi Lai Temple (I.B.P.S.)

3456 Glenmark Drive, Hacienda Heights, CA 91745

Tel: 1(626)9619697 Fax: 1(626)3691944

E-mail: info@ibps.org www.hsilai.org

日耳曼媳婦異國手札

圖與文／皮爾斯夫人

當媽媽不必完美

慢活烏龜媽的親子禪

八年前剛入住德國，記得有天到銀行去開戶，那一天的經驗為我打開了德式慢調生活的第一章節。猶記得當時我前面還有兩位客戶，那時我沒有工作在身其實並不趕時間，但看著那行員慢吞吞地跟客戶一來一往地聊起天來，內心竟有一把無名火在燒。剛離開台灣那種快、急、壓力繁重的生活，心裡有個預感，上天將我遣送到這片生命學堂的新疆界，應該會完全顛覆我從前認同的生活價值。

等到生兒子時，我再度面臨到快與慢的掙扎，在醫院陣痛了五天後，醫生才終於決定剖腹，否則胎兒會有危險。緊接著正式邁入為人母的行列，我雖生活在德國，卻隱約有個過去在台灣生活的舊我，緊跟

在屁股後，如雙面膠般超級黏人，讓我無法說撕掉就撕掉。

那種內在與外在的快慢分裂感其實一直存在，但透過兒子跟歲月的點滴穿鑿滲透，生命親自為我揭開了一頁頁新的里程。是的，在許多焦慮慌亂的情緒裡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，養育一個生命無法急，無法被規畫與設計好，無法再用任何評量權謀去思考這件事。一日復一日的育兒生活，一天一天陪著小小嬰兒長成到現在的頑皮酷模樣，這兩千一百九十多個日子，孩子用他生命的溫度與振動翻轉我，讓我從一個熱血衝動慌急快跑的兔子媽媽，慢慢被調教成一個慢養慢活的烏龜媽媽了。

在「慢下來」的生命步伐裡，我被無止盡的愛環抱著，而恩典一點一滴的成長足跡，都如同神賜給我一段段愛的粉紅絲緞，優雅美妙地交織在我們的互動中。我想起他學會騎單車的那個夏天，帶著他挑戰八公里的路程，好幾回他跌倒又爬起，邊哭邊騎，邊騎邊笑著，而我從旁看著，突然很感恩這些陪他長大的日子，我是多麼享受他天真又狂野的樣子。然後就在快抵達終點時，他突然很開心地看著我說：「媽媽我好愛妳！謝謝妳今天帶我來騎這麼長的路，而我真的做到了，我好開心啊！」

我愛靜靜看著森林裡的每一棵樹，它們如此不同，但當我站在高處望過去，卻又感受到某種和諧的共榮感，這樣的森林自然律，或許也是我們的教育可以送給孩子最棒的祝福吧！可不可以，讓每個孩子都能



成為那個快樂學習的自己；可不可以，讓每個孩子都能像一棵樹，活得如此篤定瀟灑，在無法獲得學習的成果時，能被允許擁有如冬日森林般的留白時光；可不可以，不再要求每個孩子必須長得一樣，真正放手讓他們長出自己獨有的美麗。

養育孩子給了我們一個新的機會，更深地去了解自己。我因此深切感知，身為家長與老師，對於教養結果與控制的種種迷思，讓我們在愛裡迷失了，我們將力氣放在評比與結果上，結果讓孩子的獨特性與體驗生命的挑戰被剝奪了。我們害怕孩子失敗，因為我們無法接受自己是不完美的；我們渴望孩子照我們的想法、規範來生活，因為我們內在的生命步伐失去控制、

充滿恐懼與慌張，所以不斷將自己投射到孩子身上，要他們活在那些框框裡。

這些年的育兒生活，我也曾被自己的完美框架綁架，身心痛苦不已，一直到我親身面對自己跟原生家庭的種種糾葛，完成了自我的覺醒與療癒，才幫自己與孩子開展了全新的親子關係。「慢活慢養」教會了我什麼是真實的親子關係，生命不需要處處完美，我的孩子也不需要一個幫他打理所有生活細節的完美母親。我在慢下來的速度裡，找到了與孩子間的共同語言，那是一種心與心的語言，心與心的共振，那才是教育與愛的本質。而這一把鑰匙打開了，才有可能順應每一個不同資質的孩子，引領他們發揮生命的獨特性與光采。

佛法真義

寺院興學

文／星雲大師

民國初年，佛教曾經發生過一次重大的災難，就是有一些教育界人士及部分文人學者，如邵爽秋等人，他們倡議發起「廟產興學」運動。理由是，寺廟的產業來自於十方，而那些莊嚴堂皇的寺廟裡面，卻只住著幾個出家人，只提供給少數人在裡面養老。對此，大家自然感到不平。所幸後來有一些護持者出面維護，總算把這一場災難給平息過去了。但是，今日我們佛教的出家人，大家不能沒有憂患意識，否則這種災難還是會再次發生的。

首先，我們不要認為把寺廟的產業拿出來興辦教育，那麼佛教不就損失、不就什麼都沒有了嗎？其實，對於這個提議，佛教界也不要一味的反對。一來，我們要認清時代的潮流；再者，就是要思考我們本身這樣的行事對嗎？你對龐大的廟產，都沒有把它加以正當使用，不能讓它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、利益，你說那些文人學者，或是有思想的人，怎麼可能不動腦筋，怎麼不會想著要把廟產拿來興學呢？

其實，寺廟本來就是一所學校，寺廟本來就是一個教育基地，它是屬於社會教育的一部分。甚至我也曾經說過，寺廟是一所因果法庭，是善友往來的聚會處，是購買心靈法寶的百貨公司，是人生的加油站，更是一所成聖成賢的學校，它對於人心的安定及智慧的增長，都有很大的助益。

只不過佛教對社會的這許多貢獻，並不是那麼的具體可見，所以對於過去社會人士提議「廟產興學」，現在不如我們自己來發起「寺院興學」運動，我們把佛教跟學校教育結合，讓寺院除了本身已有的功能以外，也把寺院做成是一個社會教育的基地，對人民實行兒童的教育、婦女的教育、社會的教育，甚至成為正式的學校，讓佛教具備教育的功能，如此還怕沒有信徒，還怕有人要反對嗎？

如果我們沒有這樣的憂患意識，現在百萬的僧侶住在寺廟裡無所事事，廟產興學的災難還是有可能再一次發生。所以佛教徒本身要有警覺性，我們要讓所有的出家

人都是老師，住持就是校長，佛法就是我們的教材，寺院就是我們的學校。

我們住在寺院裡面，就要實行教化，不是只招募信徒來出功德、禮拜，求佛保佑。求佛保佑的階段，這種過程應該不容存在了，現在應該要回復到，佛弟子們都不是以佛為依附，而是依法來修持、行道。因此，我們要把寺院作為弘揚佛法、作為傳道的場所，作為教化社會的一個學校，每一個出家人都要訓練自己做校長、做教師，發心弘揚佛教，如此還怕不受社會的尊重嗎？

總之，對於「寺院興學」，我們佛教徒自己應該要有這樣的覺悟，這是未來讓佛教長遠流傳，讓佛教能夠興隆發展的必要、可行之道。



↑「寺院興學」運動，寺院做成是一個社會教育的基地，對人民實行兒童的教育、婦女的教育、社會的教育。

西來寺近期活動

6/1~6/30	英文西來佛教書苑
6/4 周日	社會關懷組老人院探訪 (9:00am)
6/5~7/27	三好兒童暑期營
6/9 周五	光明燈法會 (10:30 am)
6/10 周六	環保回收日 (4:30pm-5:30pm)
6/11 周日	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公演 (2:00pm)
6/16 周五	大悲懺法會 (7:30 pm)
6/17 周六	人間學院春季班結業典禮 (4:30pm)

如是觀史

雅俗共賞只有茶 茶的歷史

文／余遠炫

酒雖然發展歷史比茶古老，但茶卻是起源於中國，是至今歷久不衰的世界性飲料。「若問飲中君子誰？雅俗共賞只有茶。」常民生活的開門七事件：柴米油鹽醬醋茶；文人雅士也有七件事：琴棋書畫詩酒茶。兩者之間共同交集就是——茶。

據說第一個喝茶的人不是唐代寫《茶經》的陸羽，而是嘗百草的神農氏。傳說中的神農氏，為了教導民衆認識百草特性，所以就拿自己身體做實驗當成白老鼠，看看哪些草可以當成藥物救人。據說他每天都因為吃草藥的關係，常常因為中毒而臉色發青，還好他有特效藥，就是「茶」。

我沒寫錯字喔，就是這個「茶」，其實它就是「茶」的最早稱呼。

現在的「茶」字，其實是唐玄宗把「茶」字減少一畫形成的。茶還有別的名字，



↑神農氏

像「檟」、「葭」、「茗」與「荈」等，都是茶的其他名稱。幾乎每天都處在中毒狀態的神農氏，喫茶解毒，都有神奇的治療效果，古書寫的很誇張，說他一天中了七十二次毒，其實這只是強調他中毒很多次罷了。一直到他吃到了「斷腸草」之後，連神奇的小綠葉子都沒辦法救他的命，就一命嗚呼哀哉了。

最早野生茶樹是在雲南一處原始森林中發現的，距今有五、六千年歷史，也有人說，不在雲南是在杭州，不管怎樣，中國人發現山茶科的野生茶樹，並且將它拿來當成藥使用；唐朝以後，逐漸發展變成飲料，還發展出茶道。英國人則認為，茶是產在印度阿薩姆這個地方的物品，印度才是茶的家。

其實，英國人是別有用心的，因為從十八世紀茶輸入到英國後，英國上流社會就開始瘋狂迷戀茶了。他們想方設法找來植物獵人，要從中國這裡偷茶樹或種子，然後到各殖民地去種，結果在印度阿薩姆成功種植，又正好有阿兵哥發現野生茶樹，於是開始編造歷史，要把茶的歷史地位，把中國擠下來變成印度。還為了取得茶葉的利益，甚至賣鴉片給中國。

英國人把鴉片戰爭解讀為：貿易戰爭，這場因茶葉而起的戰爭，竟然就此改變中國，實在是影響深遠啊！

海外遊蹤

莎士比亞夫人故居

文與圖／徐丹語



第一次去英國，是高二寒假參加旅行團，當時去了幾個著名的郊區小鎮，其中包括了彼得兔作者波特女士在湖區的房子，還有莎士比亞的故鄉史特拉福。這張畫是莎士比亞妻子安海瑟威的故居，位於史特拉福不遠的郊區。

這棟名居已經有四百多年的歷史了，安海瑟威的童年大多住在這裡。當我們在屋內參觀時，可以感覺到歲月留下的氛圍，裡頭有許多隔間及樓梯，窄窄的小長廊配上舊家具作為裝飾，導覽人員甚至穿著十七世紀的衣服解說著，以重現安海瑟威一家在屋內的生活場景，所以本作品的人物，我以古裝方式呈現。這樣的建築和場景，時常在西方兒童繪本裡見到，可以說西方的童話都有真實的環境背景。